

支配与边缘

——约翰·邓恩男性气质研究

许桓鸣 李正栓

(河北师范大学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约翰·邓恩的作品充满玄学派奇思妙喻和逻辑推理,开辟了英国文学的新诗风,为世界文学留下丰厚遗产。对邓恩身份进行研究能助力发现他的非凡之处,我们认为邓恩具有强烈的男性气质,然而他的男性气质在宗教纷争的动乱社会也具有边缘性。这两种气质决定邓恩的矛盾形象。具体而言,邓恩展现了较强的男性气质,尤其是支配性气质中两性关系和扩张潜意。同时也展示具备边缘性男性气质,即边缘性气质之信仰压抑和地下婚姻。

关键词: 约翰·邓恩; 玄学派; 男性气质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832-9317 (2023) 04-0065-5

DOI: 10.12424/HA.2023.067 **本文链接:** <https://www.oc-press.com/HA-202304-065.html>

引言

英国 17 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 (1572-1631) 诗中善用巧智 (wit) 和奇思妙喻 (conceit), 一改文艺复兴以来“彼特拉克”式抒情诗的甜蜜风格, 开辟出独特且在文学史上极具开创性的玄学流派, 尽管玄学派这一名称是别人为诋毁他而创立的。邓恩著作种类多元, 早期还写过近乎脑筋急转弯似的警句 (epigram, 亦译“隽语”, 结尾机智巧妙的讽刺短诗), 但其代表诗集却是《歌与短歌集》(Songs and Sonets)《挽歌》(Elegies) 和《神圣十四行诗》(Holy Sonnets) 等。他的讽刺诗也极为犀利。他的布道文充满机智与哲理, 其思想不断被挖掘引用。然而,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邓恩的诗沉寂无声, 被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遮盖淹没。1912 年, 格瑞尔森 (Herbert J. C. Grierson) 出版《约翰·邓恩诗集》, 使邓恩诗歌再见天日, 标志着邓恩诗作被重新发现、挖掘、审视和评价。1921 年格瑞尔森又出版一书, 叫《十七世纪玄学派抒情诗: 从邓恩到勃特勒》(Metaphysical

Lyrics and Poem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Donne to Butler)。同年, 艾略特 (T. S. Eliot) 撰写并发表《论玄学派诗人》一文, 对玄学派诗歌进行了评论, 推崇玄学派并分析玄学派诗人特点, 掀起邓恩研究热潮, 助推玄学派诗歌重登诗歌舞台。新批评运动挖掘邓恩作品, 创造“张力”“悖论”等核心术语, 开始对玄学派诗人及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研究, 成果显著。中国学界对邓恩的研究主要由以下学者推进: 王佐良、胡家峦、傅浩、李正栓、晏奎等。国内对邓恩的研究先是集中于对诗歌中意象、隐喻和奇思妙喻的研究与解读, 但随着西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研究趋于成熟, 近十几年, 国内对邓恩的研究更偏向于理论的应用, 因此理论性更强, 研究体系愈加成熟, 符合国际研究趋势和特点。近几年, 邓恩研究退势明显。本文将对邓恩的男性气质进行研析, 希望为邓恩研究带来新的切入点。

学界对男性气质 (masculinity) 的关注可追溯至 20 世纪初, 研究重点为身份性别主题。到了 20

作者简介: 许桓鸣, 女,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典籍英译、英美文学研究。

李正栓, 男,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教学与研究、英汉诗歌互译及评论、典籍英译研究。

世纪中叶,男性气质研究与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结合,开启了“男性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这一术语常与心理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结合,张小燕和舒奇志(2016)在文章中对男性气质研究从男性身体(生物学)、男性欲望(心理学)和社会定为方式(社会学)三个角度进行梳理。根据澳大利亚社会学学者康奈尔(Raewyn Connell)的观点,现代性别秩序的发展发端于15世纪,盛行于17世纪,即诗人邓恩的生活与创作时代。文化变迁、跨洋帝国的建立、作为商业资本中心的城市的发展和大规模欧洲内战四个因素成为建构男性气质的重要实践,从军、征服、理性和暴力等特质成为男性气质的主要内涵,形成可世袭的贵族男性气质。19世纪之后,贵族男性气质破裂,男性气质逐渐分化出从属和边缘性男性气质,主要原因有三:女性对性别秩序的挑战;工业资本主义中性别分化的积聚和帝国权力关系(Connell, 2005)。康奈尔(Raewyn Connell)将男性气质分为四种,分别为支配性(Hegemony)、从属性(Subordination)、共谋性(Complicity)和边缘性(Marginalization)(Connell, 2005)。支配性男性气质是指在一定性别模式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男性气质;从属性男性气质则关注站在社会主导文化对立面的男性群体,主要为欧美社会文化中的男同性恋群体;共谋性男性气质指一方面在男权社会中谋取权力和利益,一方面规避推行男权制中可能承担的风险的男性群体;边缘性男性气质则源于在阶级和种族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的男性群体,这一男性气质与支配性有紧密联系。根据康奈尔,男性气质的形成同社会秩序紧密相关。因此,男性气质发展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其定义和衡量标准也呈现出多元的态势。例如,当男权社会秩序崩塌,与之相关的男性气质则失去其统治地位,随即产生新的秩序,建立新的霸权(Connell, 2005)。本文将联系邓恩所处的社会背景,对其诗歌进行分析,探索邓恩的男性气质。

一、支配性男性气质

(一) 支配性气质之两性关系

邓恩的支配性男性气质集中体现在其诗作中关

于两性关系的书写上,主要表现为女性的形象建构、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以及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话语权。文艺复兴运动于14世纪首先在意大利兴起,在欧洲各国蔓延开来。这一以人文主义为主旨的运动将黑死病带给欧洲的阴云驱散,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文艺复兴思潮传播至英国,打破中世纪禁欲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种种限制,强调人的自由和解放,将对“神”的关注转移至“人”。尽管文艺复兴运动带给人一定程度的解放,但同一时期女性地位是否有实质性的提高也引起学者争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尽管部分女性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权利与地位,但就家庭层面而言,父权话语主导下的婚姻仍然带给女性一些不自由,家庭分工不均等,无法实现两性平等(刘耀春, 2005)。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对于邓恩来说,性别视野的局限性也难以实现突破,其作品中仍透露着浓厚的男权思想,由此可窥知诗人的支配性男性气质。

首先,邓恩诗中的女性形象十分丰富,有高度负面的,也有极度正面的,与邓恩心情密切相关,在怀疑社会不公心情抑郁时,其诗中女性也是多变而令人憎恶,接近妖妇形象,他心情愉悦感恩女性爱他时,其诗把女性赞扬得完美无比。但其男性气质多出现在负面描写女性时。在 *Woman Constancy* (《女人的忠贞》) 一诗中,诗人对女性的忠贞提出了质疑,认为女人善于说谎和背叛, “Now thou hast lov'd me one whole day, Tomorrow when thou leav'st, what wilt thou say?” (现在你已经爱我整整一天了,明天离去时,你会说些什么呢?) (J. Donne、傅浩, 2014), 此句构建出女性朝三暮四、谎话连篇的形象。诗中还使用疯子(lunatique)这一意象形容女人,一反传统,是对女人善变的痛斥。在 *The Primrose* (《樱草》) 中, “For should my true-Love lesse then woman bee, She were scarce any thing; and then, should shee Be more then woman, shee would get above” (因为假如我真爱竟比女人差,那她就几乎什么也不是;假如她胜过女人,她就会超越所有) (J. Donne、傅浩, 2014)。这句诗人表达自己对真爱的期望,不同其他女人,在诗的后半部分,

“Since there must reside, Falshood in woman, I could more abide,”（既然女人体内，必居有虚伪，那么我宁可忍耐）（J. Donne、傅浩，2014），诗人坚信女性的虚伪性，希望所爱之人能够超脱于普遍的女性形象。因此，邓恩在作品中所建构的女性多呈现出不忠、虚伪且水性杨花的形象，刻画方式也侧面反映出诗人对女性抛出的道德枷锁，反映出他的男权思想。

其次，邓恩的男性气质也表现在他对女人的正面描写，因为是他的男性气质令他发现女性的圣洁。邓恩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对理想伴侣的描写，在 *A Valediction: forbidding Mourning*（告别词：莫悲伤）中他说，“If they be two, they are two so | As stiffe twin compasses are two, Thy soule the fixt foot, makes no show | To move, but doth, if the'other doe.”（即便是一分为二，也如同僵硬的圆规双脚一般；你的灵魂，那定脚，不动，倘若另一脚移动，才动弹）（J. Donne、傅浩，2014），诗人将自己和爱人比作圆规，象征夫妻心心相印，妻子是圆规的支点，自己是圆规的笔头，当自己游离在外，唯有自己的爱人坚定不移，两人的感情才得以稳定。这个意象一方面说明他相信夫妻两心如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的男权思想，即男人是主体，女人是附庸。这种思想显示感情是否稳定在于女性在两性中是坚定还是游移。同时，这一比喻也体现出诗人“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这也是当时乃至现代男权思想之一。其实，邓恩在现实生活中也实践了自己的一这思想，在和安·莫尔结婚之后的生活中，妻子在家相夫教子，邓恩自己在外边工作以维持全家生计。

男性气质是相对女性气质而定义的，来自男性和女性在三性关系中的权力对比（金莉、李铁，2017）。邓恩的作品也反映出在三性关系中女性话语权的丧失，即男性渴望两性中的话语主导权与女性的话语服从。在《跳蚤》中，“我”试图劝解女性，跳蚤已将两人的血液融合，因此它就是两人的婚床和殿堂，所以不能将跳蚤置于死地，甚至“我”用父母之命和宗教教义教化女性，不得自杀，不得拒绝，也不得伤害“我”，诗人运用大串独白，将自我的

爱情体验置于最高地位，女性被客体化，丧失话语权，无权做出自己的选择，到最后女性将跳蚤掐死，意味着两人的“连结”消失，自此“我”对女性的爱变成了控诉。这一过程反映出女性在婚恋选择上的失权和这一过程中受到的来自男权和父权的压迫，诗人作为“我”，即男权代表，反映出支配性男性气质。在邓恩许多诗作中，女性是失语的。只能听男主人公任意独白。

（二）支配性气质之扩张野心

16 世纪时期，英国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急于向海外扩张，但在同时期，西班牙凭借占领美洲领土、掠夺财富，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同时拥有实力强大的海军，其扩张范围蔓延至多个大陆。在此背景下，英西两国矛盾日益加剧，而真正的战争导火索是两国的宗教和政治斗争，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试图与英国天主教勾结，逼迫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下台，而伊丽莎白将囚禁了近 20 年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信仰天主教）公开处决，以此反对西班牙，这件事成为两国交战的触发点（周成华，2010）。两国的战争以西班牙惨败为结局。自此之后，西班牙便一蹶不振，英国夺得海上霸主的地位，一跃成为海上强国。

邓恩的诗中有许多战争元素和意象，表达了他对扩张的认同，对领土的征服欲和战争英雄的赞美，生动地表现了他支配性气质的扩张野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从军、征服等和力量权力相关联的活动凸显了男性气质内涵（金莉、李铁，2017）。因此，邓恩诗中大量的战争意象也反射出他在战争、征服和扩张方面潜在的支配性男性气质。

在《一堵墙的倒塌》一诗中，他说：
在一堵根基动摇、弹痕累累的墙下，
一位勇敢非凡的将官被坍塌镇压；
他那英勇的不幸，令最幸之人嫉妒：
他有一座城作坟墓，掩埋他的尸骨。

（John Donne、傅浩，2016）

这首诗背景是英西之间那场科鲁那战役。这场战役中，英军伤亡惨重，诗中的将官指的也是英国军人。这首诗饱含对为战而死的英国将士的讴歌，

背后更是蕴含着对英国资本主义扩张的认同与肯定。“他那英勇的不幸，令最幸之人嫉妒”也暗含了诗人对将士为国捐躯的羡慕和神往，仿佛希望自身化作神勇的英国战士，征服每一寸土地。其实，在被掌玺大臣伊格尔顿聘为私人秘书之前，邓恩经常参加英国海军和海盗袭扰西班牙的战斗，一则证明他对扩张的支持，二则展示他对国家的效力，以期被人发现和被人启用。邓恩在《卡勒斯与圭亚那》中说：

假如从对旧世界尽头的抢掠
把你燃烧的勇气转向新世界，
那是多么好的例子，足以证实：
一件事的结束总是新的开始。

（John Donne、傅浩，2016）

卡勒斯是西班牙南部港市，即诗中所说的“旧世界尽头”，1596遭英军屠城，后来英国计划攻击西班牙的南美洲殖民地圭亚那。“你”指参与英西作战的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后去圭亚那考察。这首诗中，“旧世界”，即卡勒斯，代表西班牙，也暗指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将成为过去，“新世界”代表“圭亚那”，即英国新的殖民地，也暗示西班牙的殖民时代即将过去。这首诗表达了邓恩对英国殖民扩张的赞扬和歌颂。最后一行“一件事的结束总是新的开始”也是暗示西班牙霸权的终结和英国崛起的开始，也体现作者对征服土地的野心。

二、边缘性男性气质

（一）边缘性气质之信仰压抑

国王亨利八世因自己婚姻问题与罗马天主教发生冲突，决定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成立英国国教。自此，英国宗教纷争不断。亨利八世的长女玛丽（史称“血腥的玛丽”）迫害英国国教徒，企图恢复天主教，被废黜。到伊丽莎白时期，确立新教，成为国教。自此，传统的天主教受到严重打击，其教徒遭到政治迫害。邓恩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宗教动荡期间，他虽然先后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却由于未宣誓国王在教会的领导地位不能获得学位，也因此找不到工作，还见证许多亲人被杀或被流放。1610年左右，迫于生计，为谋一份工作，他宣布脱

离天主教，皈依英国国教（朱芳，2010），以供养人数越来越多的家庭。为此，他后来十分内疚自责，自己的宗教信仰无法站立在阳光之下，不时地自责或以诗歌掩饰地批判自己的叛教行为。因此，其宗教信仰在英国的边缘化也塑造了邓恩的边缘性男性气质。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常可窥见。在《遗嘱》（The Will）中，他说：“My faith I give to Roman Catholiques / All my good works unto the Schismatics of Amsterdam”（我的信仰给罗马天主教徒；所有的善行给阿姆斯特丹姆）（J. Donne、傅浩，2014）英国国教教徒认为信仰和善行能让人得到救赎，他们认为天主教徒轻视信仰，而清教徒轻视善行。诗中的阿姆斯特丹姆是清教极端派分子，在这里代表清教。在诗中，诗人表明他将信仰给天主教徒，一方面是表明自己的信仰，一方面也是对国教教徒扭曲天主教的讽刺和批判。在《神圣十四行诗之十四首》中，他说：

然而，我深深爱恋您，也乐于为您所爱，
可是我，却偏偏被许配给您的寇仇死敌；
让我离婚吧，重新解开，或扯断那纽带，
抢走我，归您所有

（John Donne、傅浩，2014）

诗人表达了对上帝的虔诚，对天主教的忠诚，“却偏偏被许配给您的寇仇死敌”暗指自己迫于现实因素，皈依天主教的仇敌，即国教，“让我离婚吧”表示诗人希望有朝一日能脱离国教，重新皈依天主教。综上分析，诗人迫于现实的无奈，背弃了自己的宗教、自己的信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他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反映出邓恩在宗教领域的边缘性男性气质。

（二）边缘性气质之私订终身

邓恩的边缘性气质还体现在婚姻制度方面。邓恩无疑是当时背景下婚姻制度的受害者。根据前文所说，邓恩出身天主教家庭，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为了维持生计，背叛天主教，皈依英国国教。因此，他的身份成为婚姻上的最大阻碍。在自己雇主掌玺大臣伊格尔顿家，邓恩遇到议员乔治的女儿安妮·莫尔（Anne More），即伊格尔顿的妻侄女。两人两情相悦，但出身天主教家庭和国教家庭的两人，注定

要克服许多磨难。作为伊丽莎白和英国国教忠诚的拥护者,乔治决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嫁给天主教家庭出身的邓恩。因此邓恩和安妮·莫尔两人决定私定终身,秘密地结了婚。然而,他们的这一行为违反了教义,违背了社会准则。安妮的父亲乔治强迫伊格尔顿解雇邓恩,还把邓恩弄进监狱,使邓恩在监狱度过思念牢狱之苦。法庭是将此事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幸而他找到先例,证明两人合法关系(熊毅、罗娜,2013)。自此之后,他失去工作,婚姻最终也未得到女方家庭支持。他出狱后生活十分清苦,所幸的是他与爱人安妮相爱甚笃。安妮自1605年邓恩出狱时起,每年生一个孩子,共生12个孩子,直到1617年去世。两人的婚姻随着妻子的病逝而消逝。从社会角度看,邓恩的婚姻选择与主流观念相悖,边缘化状态显著,邓恩的边缘性男性气质也在保守森严的政治制度中得以塑造。

结语

邓恩为英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不朽贡献,开辟了新的文学潮流,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作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邓恩一生坎坷,先后经历了宗教压迫、改变信仰、私订婚约、牢狱之灾等。这些经历成为社会背景和政治制度大背景下的必然,是塑造诗人形象浓墨重彩的一笔。跨越时间与空间,我们依然能看见邓恩作品所表现的诗人的男性气质,看见真实的邓恩、诗人复杂的形象。

参考文献

- [1] R.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2] 金莉, 李铁. 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二卷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
- [3] 李正栓, 马洋洋. 约翰·邓恩神学诗歌伦理思想研究 [J]. 外国语文, 2018, 34 (05): 38-43.
- [4] 刘耀春. 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史研究 [J]. 历史研究, 2005 (04): 176-187.
- [5] 熊毅, 罗娜. “知”“行”分裂的爱情域——以英国玄学派诗人多恩为例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06): 153-156.
- [6] 约翰·但恩, 约翰·但恩诗选 [M]. 傅浩.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
- [7] 约翰·但恩, 约翰·但恩诗集 [M]. 傅浩.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 [8] 张小燕, 舒奇志. 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男性气质研究的主要维度 [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04): 114-117.
- [9] 赵焯, 李正栓. 邓恩多元死亡观哲学透视研究 [J]. 外语研究, 2019, 36 (05): 95-99.
- [10] 周成华. 欧洲战争简史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0.
- [11] 朱芳. 爱与宗教的追求——多恩矛盾爱情观探源 [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04): 119-122.

Hegemony and Marginalization: A Study on John Donne's Masculinity

Xu Huanming Li Zhengshuan

Abstract: John Donne's works are filled with conceits and logical reasoning, pioneering a new poetic style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eaving a rich legacy to world literature. Studying Donne's identity is conducive to uncovering his qualities. We believe that Donne possesses a strong masculinity, although his masculinity also carries marginalization in a society plagued by religious conflicts. These two temperaments contribute to the contradictory image of Donne. Specifically, Donne demonstrates a strong masculinity,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hegemony in relationships with women and the desire of expansion.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exhibits a marginal masculinity, characterized by suppressed beliefs and underground marriages.

Key words: John Donne; metaphysical poets; masculinity